中元将近，许多外出工作的人们都在此时回到了家乡，完成郑重的祭祖仪式，表达对过去先祖思念的同时，也祈求着先祖的庇佑，来年子子孙孙平安无事。在这种日子，就连一些黑心的资本家也会特例批许一些请假，让员工们尽到自己的孝心。而此时的我却在几千里外的学校，课题组每天进行着无谓的签到打卡，重复一些无意义的劳动。课题组还算良心，周末只需打一次卡，基本打完就可开润。但即便如此，像我这种外地的学生，也不可能在这短暂的间隙中买机票飞回家，财力、时间都不够，只能作罢。

% q4 }2 ~9 r0 l: Y6 ~4 O" x9 u

又是忙碌的一天。今天是中元前夜，宿舍空荡荡，令我有些害怕。如此高温的天气下，一阵风吹过，竟让我打了个寒颤。空旷的宿舍只有我一个人，舍友们在最后一场考完后就立刻回家，与亲人团聚。而我却因为那几分学分，放弃了暑假回家的机会，待在学校被pua。因为舍友要么有万贯家产可以继承，要么有已经能够顶天立地，且时时帮扶的几个兄长，所以对以后的出路不甚看重。而穷苦出生的我必须为自己的前途付出心血和汗水。回到宿舍我还在忙碌。不知不觉已至深夜，修改ppt的手突然停顿，劣质空调原先因为一直达不到预定的降温效果而呼啦啦地持续喧嚣，此刻忽然停转，四周空气似乎骤的突降几度，环境也因为空调的停转愈发安静。我感到些许不对，突然意识到已经过了十二点，是鬼门关大开的时候。但不知为何，我却不感到害怕。

5 m2 ?, }/ t/ z8 G

过度劳累而导致的一阵眩晕过后，我睁开眼，发现案前却莫名多了一把古朴的匕首。寒光锋锐，透着煞气，但我却不由得生出一股熟悉的气息。观察过后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我便把它放到枕下，这样在鬼节晚上睡觉能让我更加安心。想起学校之前流传的一个传说：这栋楼原本是女寝，十多年前一个女生因为过于优秀和美貌被舍友排挤，最后不堪重负上吊自sha。而那几个舍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因为上面有人，所以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还被保研。后来怪事频出，那几个舍友也相继离奇si去，学校请了风水先生，认为男性阳气重，所以改成了男寝。这件事校方压的很深，所以都是学生们口口相传，以至于到了现在已经难辨真假。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遇上什么怪事，也许那个女生的怨气已经散尽了吧，我想。高强度劳作后，我的大脑已经无力继续回忆，也不生联想，倒在床上遍睡。

- m! t. W7 S\* R+ |+ S

奇怪的是，往常我都睡的很死，从来不会半夜惊醒或者起床上厕所，不过感觉今晚睡的特别不踏实，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变成半睡半醒的状态，十分难受。就在又一次半睡半醒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枕头下落的很难受。应该是匕首的问题。但隔着这么厚的枕头。我怎么会感觉到匕首的存在呢？实在难受，我睁开了眼，看见面前是一个女人的侧颜，肤色雪白，刘海遮住了她的眼睛，但从面部轮廓来看是个清秀绝伦的美人。白色长裙拖在地上，拂过我的腿部，竟然令我感到一丝小兴奋。我看到的是她的左脸，但她的头却向右旋转了270度直到面对我。卧槽，有鬼！我大惊失色，但腿部被她压着无法动弹，只能撑起身子，双手往前推去，竟然穿过了她的身体，双手像冰冻一样寒冷。女鬼狞笑着伸出几尺长的舌头向我的脸舔来，粗暴的翘开了我的嘴，向喉咙捅去。我感觉我的食道像被灌了液氮一样，痛苦万分，情急之下我想起枕下的匕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抽出来，向舌头割去。奇怪的是，刃间刚一触碰到舌头，那种寒冷的痛苦感瞬间消失，女鬼的舌头像泄了气一样慢慢软了下去，我用力将它从我的食道抽出，还有一种火辣辣的余韵。女鬼的身子也慢慢软了下去，与之一同的，还有飘落在地上的一袭白色长裙。霎时间，感觉寝室内的空调又开始运转，我才发现现在的温度已经回到了正常。

看着床上的一片狼藉，我紧张的心慢慢放松。从女鬼的面容来看，实属绝色，这届的校花都要比她逊色几分。再搭配鬼的惨白肤色，更是将气质衬托到了飘然出尘的感觉，完全胜过化妆品堆砌的白。胳膊和腿不知是不是因为鬼的缘故，纤细柔弱，让人看上去想掐一把。莫非这就是常说的如果来个女鬼做梦都要笑醒？看来真的所言非虚。那么这把救了我命的刀是什么来历？总不会是女鬼带来让我杀了她自己的吧？时间点也完全对不上。不去想这些，我拿起刀细细把玩。女鬼的身体已经化成一层薄膜，是能触碰到的实体，而不像之前我之前穿胸而过。我试着用刀点触女鬼的皮肤，没有反应。我再用刀沿着脖子轻划，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缝。划动一圈后，女鬼的头和躯体分离开来。. W5 u, l; {. R5 ^$ x1 ^

- ]  i5 R: B+ z  |) |

我用手抓起女鬼的头仔细端详，皮肤的触感十分奇特，似细软的绸缎在我的手中翩跹，又像汨汨的流水划过我的手心。清冷的气质，绝美的容颜令我沉醉，痴呆的几分钟内，我甚至想要和这具头颅接吻，但由于之前被舌头侵入的阴影，我最终还是没敢下得去口。如果我把这个头用东西填充，她是不是就会和真的一样？抱着这种想法，我拿出了宿舍里的篮球。篮球比头大很多，我很担心能不能塞得下。经过一番操作后，终于成功套入，原本被篮球撑得很大的头颅瞬间缩小，变成了原本的大小。突然，头颅睁开眼睛，伸出长舌漫无目的的游走，我吓得往后一跌，连滚带爬的溜出宿舍门。开门的一刹，回头才发现这个头好像只有本能的动作，且无法移动。我大着胆慢慢靠近，头颅毫无反应。近距离观察，面庞看起来略有些痴呆，但因为容貌太过绝美，痴呆反而看不出几分，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一点。反而显得有些可爱，少了些之前阴煞的气息。我用匕首捅了捅她的脸，没反应，再捅了捅她的舌头，瞬间泄气，篮球被挤压着滚了出来，看来这就应该是十年前那个上吊自杀的女生了，伸长的舌头是她的利器，同时也是她唯一的弱点。

  g' n. a, }. v1 R& |+ R& F  
我脑海中突然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我分开女子的衣服和躯体，将脖颈的口子用力撑开，张大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接着，我将脚伸了进去，慢慢的与躯体贴合。等到完全落位后，身上这层皮慢慢收紧，带有一些轻微的刺痛感。手臂变得纤细苍白，没有一点血色，双腿白嫩无比，十分细直，让我忍不住想去抚摸。胸前鼓起的令我感觉至少有c。整个身子突然一轻，感觉四肢百骸之间力量无穷，与这娇小的身躯完全不成比例。接着，我迫不及待的拿起头颅，对着面颊缓缓落下。眼前一黑，紧接着一阵紧缩的刺痛过后，光芒又进入了我的眼睛。本能地伸出舌头舔了舔，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我的眼睛能看到一切，包括此时街道上游荡的孤魂野鬼。路边还未熄灭的纸钱旁站着几只虚无的影子，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背上趴着一个面目凶煞的小鬼。我的舌头力大无穷，似乎可以刺穿墙壁，那长如瀑布的头发每一根都能被我控制，意念一动，头发猛得伸长，将匕首取了过来。/ O' u6 r2 S  J/ i5 f9 F

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鬼门关的信息，离这里几十里远，如果在午时之前没有回去。就会魂飞魄散。难道我以后真要变成鬼了吗？我在人间还没待多少年啊！我不禁有些害怕，但清冷的面庞没有流露任何表情。此时，匕首发出光芒，融入了我的身躯。意念涌动中，我了解到这是我的祖先给我留下的信物。他们知道今晚我有劫，但劫数太高，女鬼由怨气化成，虽然修炼时间短，但实力远超他们。于是他们集中所有力量，甚至有些以耗费自己魂力为代价，制作了这个匕首保我平安。至于入替女鬼是他们也没想到的，匕首在制作过程中发生了异变。不过目前来看，是好的异变。保我平安后，现在又帮了我一把。匕首让我掩盖了自身鬼的绝大部分气息，同时为我刻下了人间的烙印，也就是说，现在我不回鬼门关也没事了。在我刻意掩盖的情况下，别人只会认为我是一个皮肤惨白的女生。只不过怨气太重，原本自身周围降低的温度现在也只能削减大半，走到人身边还是会下降一两度，这是个麻烦事。还有，不能被阳光照射，否则会严重受伤。

了解这些之后，我舒服的躺到床上继续安睡。梦里我看见了死去的亲戚，我们离得很近，但他们不认识我，因为我只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第二天一早，闹钟响起。窗帘昨晚被我细心拉好，没有阳光射入室内。我准备脱去女鬼皮肤去课题组打卡，但低头看看自己那性感的身躯，光洁的小腿，一阵快感涌过心头，我一点也不愿意脱下。于是，我打着加大版的伞去外面采购物资。采购了一大堆回到宿舍，先穿上内裤，再套上丝袜，光滑的触感令我沉醉。但光这样腿还是显得太细，我又套上了一层黑色的厚丝袜，再套了一层光腿神器，这样差不多和我原本的腿差不多粗细。接着穿上一条宽松的运动裤，这样就算裤脚被吹起，也不会被发现。接着我穿上一件宽松的长袖上衣，胸部微微鼓起，但由于我平时健身的缘故，也没有什么异常。戴上医用的消毒手套，最后戴上口罩、墨镜、帽子，让头发变短伸进帽子里，涂上化妆品让肤色不至于那么白，最后出发。

来到课题组，我奇怪的装束引来了不少人的好奇。我用手指指喉咙，并在纸上写字：感冒，嗓子哑了，防止传染。于是大家都恍然大悟，并且对我这样照顾大家的行为表示感动和理解。

一天的工作很快结束，被厚重的衣物裹了一天让我闷的很难受，但好在不会出汗，回到宿舍脱下衣服就行，也不需要洗澡，毕竟鬼是不会代谢的，甚至不用洗手洗澡上厕所。也许是匕首的法力不够深，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感受到这具躯体任何记忆，生前身后都没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具躯体保存的很好，因为自从我穿上她后，潜意识告诉我，鬼的样貌是和死后的状态有着很大关系的。之前说它是上吊自杀，可以看出舌头很长，但是可以控制，所以在外人看来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尸体应该没有受到什么破坏，甚至还有很大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不过潜意识也就告诉我这些，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灵气太弱看不出来。

; N: M  K  B\* R7 b7 ?  
鬼的强弱由怨气决定，怨气越强则越为强大，而我能清晰的感受到四肢百骸间磅礴的力量。而且女鬼由于叫声凄厉，往往比男鬼要强上一分。只有强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短时间内变成实体，而“我”显然在此列。由于匕首的加持，我能较长时间的维持实体不被发现，但在没人的时候，比如回宿舍之后，我都会处于灵体状态，让匕首恢复些能量。我也能控制自己在实体灵体之间切换。晚上无聊，我便以此整了点乐子.

对门是我的一个发小，叫刘日天，号称日天日地日空气。其实他本名叫刘昊，但新生入学时他给自己的备注就是刘日天，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他的真名。此时深夜，刘日天已经睡了，而我由于法力较强，每天只需短暂休息一会即可，所以我灵体穿透了两扇宿舍的门，来到刘日天的床上。我切换成半灵体半实体状态，差不多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静静的伏在他的身前。一股异香缓缓飘进他的鼻内，他慢慢睁开双眼。这种香味是女性鬼魅才可能拥有的，能够一定程度控制人的认知。刘日天半梦半醒，发现了我，嘟囔一句：又做春梦了。然后没了反应。

你小子，春梦都成家常便饭了啊，不愧是刘日天。我咬牙，不过这一次不会是一般的春梦哦。我用手轻抚过他的肉棒，不停变化幅度与方向，能感觉到他微微有些抽搐，甚至出了些汗。这都没反应的吗？我加大力度，不停的套弄，终于猛龙暴起，我两手都握不住。没几下便流出了甘甜的汁液，我本能般的将小嘴凑近，贪婪的吮吸着。奇怪，按理说我应该会感到很恶心的啊，应该是这具躯体的缘故。吮吸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舒服了不少，身上的阴寒气息似乎衰减了不易察觉的一分。看来这玩意有帮助。于是我更加珍惜的榨干了他的每一滴，然后悄然离去，留下一片狼藉。

; X) B; \_: ]+ G4 b; }  
到了第二天，又要去干活了。我还是不忍脱下这具身体，一是这具身体的感觉太过美妙，美艳的不可方物，而且绝对的力量也令我十分安心，二是得到了害怕失去，这副皮物如果不穿在我身上我十分不安心，害怕有人阴差阳错穿上。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我会难受的想死，身上有蚂蚁在爬。虽然看ntr偶尔会很爽，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更何况如果穿上皮物的那个人因此发现了我的情况。说不定会对我下手以绝后患。思来想去，我得到一个绝妙的办法：用匕首将头切下来，藏在身边，这样比较安全。我用匕首沿着脖子缓缓划了一圈，突然间我对整个世界的感知力下降了数个档次，没有了先前那种周围环境任由我掌控的舒适感觉，巨大的心理落差差点令我窒息。不过经过短暂的适应期，稍微好了些。但是切割下来的头颅藏在哪呢？聪明的我又想出一个让我自己都兴奋起来的想法，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将纤细的手指伸入小mm，顿时脑海中传来一阵阵刺激。再深入些，我尝试着能不能找到那个东西，探寻一圈后，一无所获，我有些失望。看来扶她玩法是行不通了诶。

. y% L/ L) ]9 M2 U

我好像忽略了点什么。我找来匕首，女鬼的韧性很足，xx能撑开很大而不感觉难受，我一只手用力撑开，另一只手将匕首捣入，找到差不多的位置，刀尖旋转一圈，有了。从那个缺口处，我扒拉出一根熟悉的物品。嘿嘿，这下可是真的爽了。用纤纤细手奖励自己一下，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玩弄片刻过后，还是正事要紧，我玩味的将头颅的嘴对着巨物塞进，塞到最后后脑勺都凸起一块。本来我想把头卷一下缠在上面的，没想到异变陡生。口腔与我的小dd慢慢贴合，融为一体，同时脸上其他部位也随之绕着分布在上面，头发很长，在脸部融合完毕后将小dd一层层的缠绕包裹，形成一种细且硬的感觉，小dd由于头发的包裹变成了黑色。最后，头发在dd头部位置又发生了变化，蠕动着，将头部包裹完毕后多出一截，四散开来张牙舞爪，像是獠牙，类似那种外星吞噬虫子张开大口的样子，并且我能控制这些尖刺的动作。此时的dd，外观上凶猛异常。真是太刺激了。我温柔的抚摸着，而身下这个已经成为恐怖怪物的东西更加躁动不安，喷出了一波又一波粘稠的黑色胶体，落到了对面舍友的床上。爽完后，我穿好裤子，手套也戴上，这样没人能发现。突然门被推开，是刘日天。一大早来找我不会是有什么坏心思吧。

刘日天一脸性奋的跟我说：你知道吗，昨天我做了个贼爽的梦，梦里的感觉都和真的一样，爽到爆炸，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么真实的感觉。你看你从来就没有过，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我跟你说，那女的是真的好看，10分的话我给9分，比那些大明星还要好看几倍，我醒来忘了是什么样子了，但梦里那种震撼却是带到了现在。要是我记得，肯定得找个人画像，然后天天对着打胶。

我怂恿他：你小子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好事？继续保持，说不定运气好又能再续上那种桃花梦。

打闹过后就是一天的工作。变异后的牛子太过生猛，这一天都不安分，一直涨的难受。于是一出门我就躲进公共厕所，用小刀把怪物牛子划开，头颅显现出来，戴在头上。说实话，有点不舍，也有点膈应，但这种恶趣味还是能接受的。夜黑风高，回学校路上，猛的被一声厉喝吓到：站住！回头一看，是一个街头算命的。他大骂道：小小鬼魄，竟敢在此处游荡！我本想随手将他解决，但怕这里有监控，造成不好的后果，于是假装被吓的花容失色，等待权宜之计。那算命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无意冒犯，是老夫看走眼了。我观你印堂发黑，步履轻浮，大为不妙，免费帮你看看有无破解之法。我便朝他走去。他仔细看了我的手相面相后，跟我说：姑娘，你现在有恶鬼缠身，凶险异常。看你脸色煞白，走路似半浮空中，你接近时我能感觉到阴冷的寒气与煞气，以至于先前我将你认成了鬼。不过你现在离鬼也不远了，这是一个吊死女鬼，怨气极重，非我能解决，强行插手甚至可能触怒她引起反噬。我只能教你一法，不要嫌脏，性命要紧。女鬼以吸食jy为凝聚实体之效，你也可效仿此法。但现在为时不早，你也许能从身上那位吸食后夺下一些补给自己身体，但此法只是最后一搏的筹码了，你自求多福。说罢收摊离去。这算命的还挺厉害的，基本看个七不离八了，还有jy似乎很有作用，如果不是昨天晚上，说不定真的被他看穿了，看来以后得加大力度才行。

  A: k\* {2 T" k" g( k  \_  
回到宿舍，等到日天安睡，我又来到他的房间。在此后的日子里，这已经成了保留节目，尺度也一天天加大，我慢慢整个人趴到他身上，胸部蹭着他的身体、脸，发展到最后，甚至搂着他睡一夜，第二天清晨才离去，而释放的香味让他不会真正醒来。他也从一开始的性奋，到了后来每天都萎靡不振，整个人都颓废了。这期间他的jy我都照单全收。我还不忘嘲笑他，最近春梦做的有点多啊，整个人都不行了。他只能笑笑，实则回忆夜晚的美好经历。& k; f5 Z9 F& \_# W  j) A5 ^

我也慢慢发现，自己的煞气和阴冷气息慢慢消减，消去了一半多，而且能够短时间照射阳光了。这样的话，不用刻意遮掩，别人不会发现我的异常。同时，一头长发随着我能力的增长，可以随意控制。我控制头发变长，然后包裹我的小鸡鸡，这样就又能保持完全形态又不需要脱下头部，我很期待着用这个强大武器去和日天战斗呢，肯定非常有意思。- \8 |& F9 r6 Z4 x

最近的一天晚上，回宿舍路上又遇到了那个算命的。他看到我一脸震惊：你居然活下来了，这真的是奇迹啊！老夫原先想着只能让你多拖些时日，也算是表达老夫的歉意，没想到你现在精神状况好了很多，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看在你我有缘，我再送你些固本培元的药物，给你补充点气血。我欣然接受，看来现在我基本可以算作是个正常人了。$ ^0 M) x& `8 Z

- g+ b\* k3 x\* i5 j# E

回到宿舍，待到夜晚，又开始了我们的保留节目。与先前不同，这次我多了一把武器。我加大迷魂气味的力度，刘日天的意识更加朦胧。我便掏出那个已经蠢蠢欲动的黑色异性虫，它兴奋的扭动着，顶端触手不断蠕动着。在那次和头发融合后，它就变得非常厉害，可以伸长到原先的几倍长度，而且能控制着做出很多复杂的动作。与以往不同，今天我引导着刘日天翻过身来，将虫子对准他的胯部。无须我的身体动，黑色的虫子就扭动着钻了进去，在他的身体里面张开大嘴，日天在睡梦中都吃痛大叫一声，但还是没有醒来。于是我开始了更深层次的蹂躏······

第二天起床，我发现日天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嘲笑道：你昨天不会瞒着我偷偷去割包皮了吧。他一句话不说，羞耻的跑开，留下我一个人莞尔。

转眼到了开学的日子，舍友陆续返校，校园里也渐渐热闹起来。今晚我的三个儿子就要回来了，那我的秘密他们不就知道了？这么一盘算，我好像在宿舍里也不能穿着女鬼皮物了，哪怕是不穿头只穿身体也不行，因为宿舍里大家穿的都比较少，随随便便就能发现身体的异常。而且开学后不用去课题组工作，而要一直辗转在各个教学楼，也没有什么时间能脱离众人的视线。思来想去，我只能忍痛割爱，将皮物脱下一段时间，想些办法。或许过段时间我可以在校外租个房子，但最近我没什么钱，可能需要想点法子，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的。

' W5 u4 Z3 `( U8 \' u, ?! f7 s

皮物的处置也是个问题。仔细考量之后，我觉得还是把它藏在宿舍的某个地方比较好。我把皮物塞到床垫下面，这样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不会有人闲着没事上别人床吧。匕首则随身携带，还是挺方便的。决定之后。我开始脱身上的皮物。皮物脱离，一阵无力感蔓延上我的全身，曾经拥有过的力量全部消失了，现在的我又成了一个普通人，这种落差感每次都让我十分难受，要适应一段时间。如果可以，真的想以后从来不与这具躯体分开，一生一世。我默默想着。

舍友回来后，我们开始了往常一样的校园生活，偶尔翘翘课开黑打游戏。但对床的舍友总感觉这次返校后有些奇怪。他的名字里有坤，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黑子。不过这回他不知为什么在宿舍里天天rap，吵得我们不胜其烦，还天天跳来跳去，喂喂喂，发展到最后，他一个从来不运动的人竟然天天拿走我的篮球去操场。不过我也不愿多想，最近忙着想赚钱，但耗费了很久时间还是没有赚到多少，只能打打杂工，一点点的攒，距离能够租房子还差很远。! p/ b- c" {( T9 ?  \_# t# b) X

差不多到了十月。一天回到宿舍后，我感觉非常的冷。这天气，十月就这么冷了吗，宿舍里不比外面暖和。而且暖气还没到开的日子，这下比真正的冬天要难受了啊，冬天有暖气反而暖和。我只能盖了两条被子睡觉。平时不做梦的我今天居然做了很长的梦：一直隐约的听到女声轻笑，笑的我内心发毛，但又像是来自于千里之外，找寻不着。我发现这好像是宿舍，但不同的是舍友的床上都是空的，我想下床，但似乎有一个结界挡着我。恍惚间，一道白影飘过，快到我什么都没看清。白影的飘过伴随着刚才听到的笑声，不过由轻笑转为了狞笑。恍惚间，我看到宿舍的落地镜里出现了刚才的白色身影，背对着我，一动不动，但却在慢慢变大，最后——突然占据了整个镜面，然后跳了出来。我害怕的大喊，可是喉咙似乎被封住了喊不出声。白色身影转头，我害怕的以为会是一个凶怖的厉鬼，没想到那一瞬间，我愣住了：这是一张绝美的女人的脸，如出水芙蓉，惨白的脸虽阴翳却不失美感，我不由得看得痴了，一动不动，知道她用手遮住嘴轻笑一声。等等，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脸我很熟悉，这不就和我先前的女鬼皮物一模一样吗？莫非是之前我的行为太过冒犯，现在她回来索命了？我冷汗直出，浑身哆嗦。白衣身影刚刚还在镜前，下一秒已闪烁到我的面前，我嗅到了令人迷醉的气息，但也同时感受到了扑面而来排山倒海的压力。完了，我今晚估计要命丧于此。躲的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当我束手就擒的时候，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女鬼的下体突然一阵躁动，接着一个黑色的长蛇钻破她的裤子，蠕动的触手像个异形。这不是。。。容不得我思考，那条长蛇便径直钻入我的口中。这感觉像硅胶，同时黑蛇身上布满倒刺，在我的口腔、喉咙横冲直撞，划破了许多口子，令我痛不欲生。它还在继续蜿蜒钻进，并在我的口中暴涨，令我作呕，快要窒息。它还在深入，钻进了我的食道，我的胃，小肠、大肠，最后从我的膀胱出来。她像用一根线吊着我一样，把我拎起，我痛的几乎失去了意识。看我这个反应，她自觉没趣，收回了长蛇，悄然离去。

一阵时间后，我重新恢复意识，浑身上下都是火辣辣的疼，几乎不能动弹。我奋力支撑起身子，看到门窗都关的完好，月光的照射下，能看到地上落着几滩黑色液体。我慌忙掀开床垫，发现下面空空如也。果然和我想的一样，皮物还是被别人穿上了。可恶，到底是哪个这么无耻，偷到皮物不说，还为非作歹。我环顾四周，三个舍友都在熟睡，能排除掉他们的嫌疑，最值得怀疑的对象一下排除，后续的追查就更为艰难了。哎，看样子他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拿到皮物，对我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就把我弄了个半死。搞不好下次我可能真的要命丧当场了。也是真的没想到原来这件女鬼皮是如此恐怖。该怎么办才好呢，现在去找她无疑是送死。等到她更熟悉那具躯体后，我的处境会更加凶险。

. ?3 u8 Q. I# R+ n" O3 x( V

体力不支，我又昏昏睡去。早上起来浑身酸胀，我便告诉舍友今天我躺平了，叫他们帮忙带饭。他们走后，我静静思考着对策。突然，门口吹进一阵冰冷刺骨的风，不详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这次她以实体的形式走进我的宿舍，焦急且担忧的问道：夫君，夫君你还好吗？我十分气愤，这厮还玩上角色扮演了，好不羞耻。但与她目光交汇的一刻，我又沦陷了，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似乎有强大的魔力让我的目光无法从中移开。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走到我的窗前，握着我的手，眼中带泪。我整个人都要化开来了，但理智尚在。感觉到她的手虽然冰冷，但已经有了些温度，看来她得到这具躯体后没少去吸食jy，可能相当于之前我一个月的量了，这么没有节制的吗。她用手揉搓着我的牛子，我感到涨的十分难受，在她的爱抚下一泻千里，力度巨大，床上、她的身上都是，甚至有些还到了对面墙上。“夫君，不可以这样哦，你弄脏了人家的脸呢。”她俏皮的说：“那就让人家帮你擦干净吧”说罢舌头伸的很长，舔干净了脸上和身上的所有污渍，并且含住我的jj，长舌不停搅动着，让我刺激连连。她的嘴有一股强大的吸力，刚开始我还很享受，但到后来感觉自己要被榨干，被榨成一具干尸。不好，我腾出手来从枕下掏出先前藏好的匕首，向她的脖子刺去。她忘情的吮吸着，没有丝毫察觉。但是正当匕首要刺到她的一刹那，她强大的身体本能反应过来，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用手挡住了我的匕首。完了，激怒了她我今天必死无疑。

她的尖叫声由尖锐的能够刺进人的魂魄，造成心理创伤的程度，慢慢变粗，变成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成功了！我没有丝毫松懈，大脑仍快速运转：现在我已被榨干，虚弱万分，肯定打不过一个状态完好的男人。于是下一秒，匕首又向她刺去。失去了女鬼的法力，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叫声戛然而止，随着女鬼皮物一起瘫软下去。我长吁一口气，躺在床上回了好一阵力才又坐起来。

将男人的皮物从女鬼皮物中剥离出来，我发现他是斜对门寝室的一个男同。他整天会说一些奇怪的话，还喜欢上别人床，偷别人东西。现在大学对于性取向还是包容的，但他这种做法确实有点太过了。那这么一想，仿佛就能想通了。之前也不是没听过他在别人床上偷偷摸摸不知道干些什么的事。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对我下这么重的手，折磨的我生不如死。这笔仇，我记下了，定将百倍还之。

1 {  Q% p9 i- s0 Z8 o

现在的我五脏六腑还是翻江倒海。为了不那么难受，我穿上了女鬼的皮。久违一个月，这种感觉又让我十分鸡动。将大腿伸入，感受着细腻的皮肤与我的腿部慢慢融合，收缩，身体进入的过程能感觉到胸部的重量又回来了，令人安心。每一根手指都与那青葱玉指完美贴合，灵动万分，最后套上头部，那种强大的感知力、掌控感又回来了。我惊奇的发现，皮物在快速治愈着内里的我的伤势，并且治愈的过程中，皮物的灵魂渐渐开始和我的灵魂融合，我因此感知到了前世的一些记忆：女孩叫柳亦舒，出生富贵人家，父亲小有权势，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知书达礼，气质娴雅，并且出落的美丽动人。大学时，第一次出远门，父母为了锻炼她，没有告知校方她的真实身份。没想她因为太过优秀，受众多男生追捧却拒绝，成绩又十分优秀，遭到一众女生排挤。从小养尊处优的她哪里经历过这些，在流言蜚语中承受不住，选择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令人叹惋。事发后，她父亲携一众人士愤怒赶来，将学校闹了个翻天覆地，甚至改变了学校的布局。那些与她同宿舍的本来因为此事被保研的舍友，也被勒令退学，并且据说以后过的都不如意。

# ^, p2 C+ r: U& |7 p) r- S

先到这里，我的明眸不禁噙满泪水。奇怪，这明明是他人的记忆，但却像我自己亲身经历一般。回过神来，意识到床上还有个恶臭的皮物，我厌恶的捏起它，化成灵体状态，来到一个荫蔽的烂尾楼里。那个吊人叫王德发，此刻我不想让他这么早醒来，并且他之前用这具躯体干了很多坏事，虽说提升了一个月的修为，但也导致现在的身体十分虚弱，否则我也不至于轻易偷袭成功。我原地打坐，回复着元气。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林子里的烂尾楼竟显得有些诡异，但此时的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眉头一皱：赶紧给我滚出去。原来是一个长期霸占着这里的野鬼，不过悬殊的实力差面前，他一溜烟就飘没影了。我把王德发的躯体接上，然后隐身。不一会儿，他慢慢醒转，发现自己置于陌生的境地，四周的一切都阴森可怖，似乎要将他吞噬。他在这摇摇欲坠的二楼找到了向下的楼梯，赶紧向下奔去，却发现还是没有到达地面，那边还有楼梯，他便继续下去，反复了四五次后，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我草，这不会是鬼打墙吧！失去了皮物的他显得那么渺小无助，他昏迷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道是遭到了原主的反噬，因为他坚定的认为我没有能力反抗他。于是他普通跪了下来：女菩萨，饶命啊！我只是一时好奇才冒犯了你，求求你放过我吧！+ @5 v/ s$ N1 g# m9 h

看见他涕泗横流的样子，我只觉得好笑。我只显出面部，出现在他的背后，对着他的后脖吹了一口凉气，他顿时浑身一哆嗦，转过头来，吓得跌倒在地。我哭喊道：吾修行数百年，眼见修为将满能进入转世，却被你破坏吾身，肆意糟蹋，吾将永世不得超生，你如何赔偿吾？

他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不，不，不是我，是那，那个人不知道怎么的把你藏，藏在床底下，我，我…….

我打断了他的话：那厮已被吾肢解，魂飞魄散，你将如何赔偿？5 b6 {' Q& f' A

他不说话，只是一直用力磕头，额头沁出鲜血也不停。我没理他，施了个法术让他不能离开这里后，就离开了。今天晚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5 b0 Y9 `$ j8 f4 W. ^\* q

先前的修炼让我极大程度的凝聚了实体，但距离任何人都分辨不出还差临门一脚。先前的尸体肯定还存在于某个地方，我得尽快找到。因为尸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在我的状态，得保存好。凭借着先前的记忆，我进入一间宿舍。这间宿舍貌似在我宿舍的头顶上，里面四个人正在熟睡，还打着鼾。我四处寻找着，却一无所获。然而，潜意识里，这个地方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似乎想回到某种东西的怀抱中。所以我确定，这个地方没来错。我将身体幻化得半透明，这样不容易被发现，也不会发出声响，避免了被发现的麻烦。我打开每个人的衣柜，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来到阳台，这种感觉更强烈了。莫非是，，，我看着阳台堆砌的散乱杂物，和仅有的一个空调外机，这应该算唯一的一个大物了。我轻轻用力，咯吱一声，挡板被我取下。我警惕地看了一眼宿舍内，没有反应，大概是他们的呼噜声比外面的声音还要大吧。

隔板掀开，里面蜷缩着一具白衣女尸。头发极长，刘海盖住了眼睛，和我第一次见到时一样。舌头却没有伸出来，似乎是被人可以处理过。露出的两臂和两腿雪白，像是生前就很白那种。最奇怪的是，她的死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尸体却被放在这，而且还保存完好没有腐烂。不管这么多，那股想要融合的渴望让我无法坚持下去，犹如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我以灵体状态飘进了母体。顿时感到一阵黑暗，短暂的黑暗过后，我通过新生的眼睛重新捕获到了光亮。虽然是晚上，但由于我的特殊性质，我能看的很清晰。最明显的是脚踏实地的感觉，自从穿上女鬼皮物，走路的感觉一直都是在半空飘浮。纵使有了匕首和前期修炼的帮助，也只是身体略微下沉与地面接触，还不至于真的和正常人一样走路。现在，我感觉自己完全和一个正常人一样了，身上没有任何阴气，当然，那么多年的修为不会白费，如果我想，同样可以释放出来，也可以转化成灵体状态。然后阳光的照射应该也对现在的我没有影响，而且由于这具沉睡十年的身体太过虚弱，我感觉甚至有必要多照射阳光，补充点血气。

1 @8 i# C+ U  l1 A/ x

. k/ z& A# P- J2 x# B. d

我用手撩起挡住眼睛的刘海，嘴角流出邪魅又美艳的微笑。轻轻装上空调挡板后，悄悄离开了他们宿舍，回到自己的宿舍。一路上感受着刚才身体发生的改变。完全凝聚成实体后，我又获得了一些不同的能力。坐在自己的床上，其他三个人正在熟睡。我心念一动，那张秀美的脸扭曲变形，长发渐渐缩短，五官调整变形，最后变成了我自己的样子。这样就永远不会被发现了，也不用将皮物托下，我会永远和她紧紧贴着，永世不分开，嘿嘿嘿。但我的能力还没有强到能够全身改变，只能勉强改变躯体和四肢的线条、肤色，这样虽然比原先我的手腿要短些、白些，但那些粗心的舍友才不会发现我的这些变化呢。虽然变化后只有我的样貌改变，可是我想，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是会一直以柳亦舒的样貌生活，光是顶着那张脸就会让人无比的舒适。与此同时，我的牛子又发生了变异。之前处于黑虫状态，后来被王德发偷去干了很多坏事后，成长为了一条黑蛇，长度能够贯穿一个人的躯体，且力大无比。而今天，包裹着牛子的黑色发丝不断变化，由一根根细细的固体状态变得粘稠，头发与头发间的缝隙消失了，他们合并了，颜色变得乌黑油亮，像黑色的重油，但比那粘稠百倍。聚集多的地方甚至形成了小的黏块。变化完毕后，我发现我对牛子的掌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牛子可以任意变化形状，我可以回到先前的黑蛇状态，张着血盆大口吞噬别人，也可以伪装成正常牛子，甚至塞回去。而且，最可怕的是，牛子甚至可以变化的和一条真蛇无异，有眼睛，并且吐着信子。当然，喷出的毒液也是由我的精液合成，含有剧毒，据我估计应该比眼镜蛇的更强。我还可以让牛子变长，缠绕在腰间几圈，最后伸到自己口中，吞食自己的精液补充能量。然而，这只是短暂恢复体力的办法，毕竟耗费的还是自己体内原先储存的能量，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小作用的，因为遇到危急情况，很难找到这么有效的短暂补充体力的方法。虽然我觉得成为柳亦舒后应该永远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事情处理完毕，夜里两三点钟。我现在每天只需睡眠一个小时就能维持体力，所以我径直飞向之前那栋烂尾楼。王德发蜷缩的睡在楼梯口，看来是被楼梯折磨的丧失了斗志。我慢慢扑在她的身上，双峰揉蹭着他的身体，发丝垂下拂过他的脸颊，香气飘进他的鼻里。他的小弟弟忍不住抬起，而我自己都禁受不住，白色长裙下藏着的牛子兴奋的扭动着。回到本体的怀抱后，对身体更加良好的掌控后，这些快感也能更加具体的传到我的脑海中。此时，王德发惊醒，看着眼前的香艳场景，又恐惧又幸福，但由于下半身参与了思考，幸福占主要成分。该死，我怎么能让这吊人如此享受！于是，我掏出胯下的黑色巨物，他化成布满尖刺的异形形状，张大嘴巴将王德发的小弟弟全部吞了进去，倒刺划过他的皮肤，他痛苦地惨叫起来。我的黑色异形用力与他的小弟弟紧密贴合，然后前后活塞运动，他惨叫连连，后面居然晕厥过去。这怎么行？保持着两人下面动作不改变，我延长了牛子，使得我有距离口对口给他灌注一些我的唾液，这样能提高他的兴奋程度，让他不至于晕过去，更加好的享受今晚的盛宴。黑色异形用力收紧，王德发从晕厥状态猛地弹坐起来，感觉小弟弟已经要炸了。不对啊，我怎么感觉是真的炸了。我赶紧收回异形，他的小弟弟表面布满血痕，已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中间开始一直到根部，血肉模糊，最严重的地方只剩几根丝连着，摇摇欲坠。我的脸贴近王德发，嘴里呼出的气他清晰可闻：这样子的话会感染的哦。

或许是我的脸惊为天人，他不由得痴了，甚至忘记了下体的疼痛，直到我用力一拽，牛子直接脱落，他才感觉到疼痛。接着，我用唾液给他的牛子消毒，不能让他就这么感染死亡，以后还得多和他玩玩今天这样的play呢。我的唾液可以有很多作用，这也是今天融合后才有的，否则单凭一个女鬼的躯体，是不能凭空产生唾液这种实体的。这次的唾液给了他很强的麻醉效果，同时也能消毒，促进伤口的愈合。见他状态稳定下来，我对他轻轻一笑：今天真是对不起呢，我只好给你点补偿了。刚缓和下来的他听闻此话，吓得连连后撤，而我却无视他的举动，一步跨上，张开双臂将他紧紧拥抱在怀里。他能感受到女人身躯的温暖，似乎融化了他的心灵，女人身上的独特香气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他还能感觉到那光洁柔嫩的脸庞轻轻蹭拭着他的肩膀，想到这些他就无比激动。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女人离开的他的胸膛：我是喜欢你的哟，不然也不会和你玩这些瑟瑟的play了，早就将你杀了呢。说罢飘然离去。王德发整理了好久的思绪才安定下来，下体的疼痛早已消失，而他的脑海中全是刚刚拥抱的场面。她说，她喜欢我？真的吗？也许鬼表达爱意的方法和人的不一样？此时天色已亮，他想赶紧回到校园上课，走下楼的一刻下意识的四顾，发现真的到了一楼。也许，是我的诚心打动了她，让她放了我一马？她真的喜欢我吗？

! I" X! \+ T9 d" U( b4 O( o) A

底下王德发的动静在空中的我尽收眼底。呵呵，原以为要费很大劲才能给他洗脑，没想到他自己给自己洗脑了。这样下来，我就能很好的与他进行接下去的play了呢。想到当初他偷穿上皮物给我带来的折磨，以及无耻的角色扮演给我带来的痛苦，我就决定不能放过他。昨晚才只进行了第一个步骤，后面还有很多好戏等着他呢。

: J: ]) r+ P\* p

) @& N$ l% l, O6 Y- b

回到学校，现在已经有不少卷王起床了。我只好化为灵体状态偷偷摸到宿舍。那几个懒鬼显然还没起床，我将白色长裙脱下藏在衣柜里，并换上自己的衣服。原本合身的衣物在这个身体穿上显得有些宽大，但女穿男装更能感受到涩气，短裤下露出的一双雪白长腿能让人遐想连连。这具身体的美好让我还是无法卸下，哪怕是单纯的变成自己的样子，我想法设法想让这具躯体存在的时间更长一点。于是，我做到旁边一舍友的床上，手指化为虚态，直接穿过他的裤子，握住他的牛子。他在睡梦中嘟囔着，流出一滩口水，嘴角泛起憨憨的笑容，牛子昂起。我娇笑道：哎呀，这样可不行呢，马上就要醒了。于是我又坐到对床，那个坤哥床上。先前在宿舍我没有穿过皮物，这次以完全体形态近距离看到坤哥，我发现了异常。原来，他肚子里肿胀着一团黑色的胶体，有半个篮球那么大，而且我对此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哦对了，开学前我射到他床上的那一泡，是不是钻到了他的肚子里。这个马大哈，床上有东西都没发现就睡了，才让这东西有了可乘之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最近变得这么奇怪。我对自身的掌控极强，但我总不能剖开他的肚子将这个黑色胶体球取出来，那样他也命不久矣了。只能静观其变了。

劳累了一天的我躺在自己床上，浅睡一个小时，然后元气满满的起床。那几个舍友起床后，发现我早已洗漱完毕，勤劳的跟换了个人一样。其中还有一个舍友起床后偷偷换了一条内裤。先前的我肯定不会关注这些，而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我可是不需特意观察就能全部了解。

1 G  Y% X, q6 Z1 B

来到教室上课，看到先前我追过却被拒绝的女生，她一脸倨傲，众星捧月般坐在C位，我就哭笑不得。在我们僧多粥少的工科专业，但凡性别为女就不乏脱单的可能，想这种稍有姿色的都被捧起来了，这并不能成为她们骄傲的资本，但有些人反而因此三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人我不做任何评价，也不想和她们有什么接触了。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与柳亦舒的容颜相比，这些系花真的不够看的。我也一直好奇，当年柳亦舒来学校是不是震惊了全校，这种不逊色于任何大明星的姿色和身材，再加上这独有的气质，完美的不可挑剔，举国都找不出几个，是不是轰动了全校乃至全市。不过现在看来，她这种容貌和气质，按理说女生看到也会对她心生好感，怎么会如此排挤。况且，正常人再好看，也不至于能让见到的每个人都迷恋到那种程度。我在与别人play的时候，也没有发动任何魅惑的技巧，虽说这具身体是存在这样的技能的，但我好像从来没有用到的时候，完全是凭硬实力，靠姿色来完完整整的打动一个人。柳亦舒的全部记忆在我融合之时已经进入我的脑海，但我却没有检索到当时的大学对她有较大的反应。或许另有隐情，或许是在她死了之后发生了些事？不过能力有限，她死后发生的事我倒是无从得知。现在这样就很好，我不再多想。

" E" o/ e, |& \_6 Y

坐在教室里的我不敢有太大动作，怕别人注意到我。尽管我掩盖了自身的气味，但我只能头部变化，而身体还是和原先有一些出入的，偏女性化。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的双峰略微缩小，穿上宽松的衣服，加上外套，一般情况别人是发现不了的。可是如果自己不安分，或者别人靠太近，难免会碰到，这样就解释不清了。我还是要面子的。这样改造过的躯体能蒙混大多数人的眼目，但对我而言却不是那么自在。拥有的绝美女体只能遮遮掩掩，换谁来都不舒服。

熬过了一天的课程后，我起身准备回宿舍。转念一想，我的胸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舍友再糊涂，胸部的变化是个人都能一眼看出来。而且不像在外面，在宿舍里可是要坦诚相见的，所以完全没有掩盖的可能。而我现在是完全不想再与这具美妙的躯体分离了。所以，没有任何犹豫，我决定搬出去，不过需要有一笔资金。跟舍友说我要去网吧包夜，叫他们在来查寝的时候告诉别人我在教室自习，他们反而兴冲冲地想要加入我。没办法，我只能说我新交了一个女朋友，这几天出去约会，可能不回来，他们才露出一副秒懂的表情，答应了我的请求。哎，真是难缠。

5 C\* w# l\* h0 k

; Z# i( C- H; q: @) ]. ^

走出校门，确认附近没什么人的时候，一边行走，脸上、身体一边发生这变化。几秒钟过后，走在路上的就不是先前那个男生了，而是一个气质出尘，拥有一双美腿的女生。目前我能做的似乎只有兼职，可以做饭店的服务员、去奶茶店、去超市当售货员、家教，甚至可以搬砖。这不是开玩笑，看起来我是一个身材纤细、弱柳扶风的女生，我的身体素质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之前作为鬼的时候，虽说杀伤力极强，可是与现实中物体交互的能力还是很弱，换言之，就是举不起很重的东西，没有很大的力气，因为鬼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实体的。但与尸体融合后，我的法力等都是建立在正常人身体的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鬼的各项能力作用在人身上强化，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对此我有些感觉，但远远没有开发完全。目前来说，我一次性举起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壮年男性极限的两倍砖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费点力。而且刚回归身体，难免有些虚弱，劳累一天可能需要恢复很久。再者，一个女生，尤其是容貌十分出色，到了那种场地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些麻烦。秉着少生事的原则，我还是选择了当服务生。走访了几家店铺之后，我发现那些大的品牌店铺条规都比较严明，到手的工资也比较死板，没什么空间。但大部分小店表示，干得好会有提成，而且底薪也不比大品牌低多少。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校门口的一家不是品牌的奶茶店兼职。

( P, \- G( S7 z$ c/ [

那家的老板是个中年女人，看上去很有商业头脑。之前我来探访的时候，她毫不掩饰的表示了对我的喜欢：小妹妹，你这么漂亮，在我这边一站，就算什么都不做，生意肯定都好的不得了。这样，我开双倍工资给你，你来我这好不好？有其他地方给你更好的条件跟我说，我一定比他更好。

. h/ C( y' c\* k- o: k$ ^: \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这家奶茶店。不过我没有采纳他双倍工资的建议。作为在校大学生，我没空全天兼职，每天下课来的话，从六点到十一点也就五个小时，加上双休日，全部干满也就一月2000，双倍4000。但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放在上面。于是我提出了基础工资加上我负责的柜台的5%营业额的要求， 老板娘稍一思索便答应了我的要求，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奶茶是暴利行业，一杯的利润甚至可达50%以上，加上这是个自营的小店，没有加盟费，5%的营业额真不算什么。又吃准了老板娘对我的欣赏，这笔交易就愉快的完成了。

6 E) U: R. P3 t

此时正值饭点，外面是三三两两的大学生。有的结伴出来开黑，有的是腻腻歪歪的小情侣，还有一些社会人士。今天我还没吃晚饭，不过鬼的身体让我无需进食，虽说已经融合了柳亦舒的本体，但鬼魂状态的她的所有能力都保留了下来，吃饭也具有补充能量的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就开始试营业，能早一天租到房子就多舒服一天。

" \_\* ]+ e7 z1 R) Z9 A, O

奶茶店共两个柜台，一般是只用一个，但到了客流量大的时候，比如下课后或者节假日，两个柜台同时开始忙碌。正巧遇到前一任刚走，我就补上了这个空缺。旁边的是个小姐姐，目测大三大四，没有什么课出来兼职的，算是化了妆略微有些好看的那种。老板娘兼店长让她暂时停下手里的活来教我，她负责营业。作为富家千金，天生聪颖的我一会儿就掌握了所有要领，开始营业。刚站到柜台前，我的第一单顾客就来了。是个男生，戴着厚重的眼镜，眼睛一直盯着手机，到走到我的柜台前都没有抬头：来一杯莫吉托，加冰，谢谢。我应下后起身准备各种材料，做完后将莫吉托递到他面前：先生，您的莫吉托好了。他终于抬起头，目光与我接触的一瞬，显得有些震惊，又有一丝陶醉。直到我轻轻摇晃着手里的莫吉托，他才反应过来，伸手去接。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的缘故，他的手有些颤抖，并碰到了我的指尖。他如临大敌：对，对不起。我朝他微微一笑：没事，下次一定再来哦。

今晚店里的客流量不算很多，但比往常还是好不少的。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这边的柜台似乎比隔壁要忙碌些。也许我第一天上岗，不太熟练吧，我这么想着。算下来，今天底薪50，提成了30多，还算可以。

\* ^) e# t# p! X0 s

我一路走回宿舍，直到人脸扫描之前才开始变脸。好在已经很晚，碰巧没遇到别人。进入宿舍，用被子将自己捂的严严实实，开始刷手机。舍友都已睡下，而我一直冲浪到四点多才不堪睡意，到了六点又是第一个醒的，起来打游戏。不知不觉，舍友陆陆续续起床，其中一个突然大叫：我草，学校旁的一个奶茶店有贼好看的妹子当柜员。一群猛狼饥渴难耐：“让我康康！”“是咱们校区吗？”“ 应该是咱们校区，那奶茶店我还去过，味道还挺不错的。”他们一群人冲到手机旁，眼睛似乎都看直了：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妹子。校花......废话，校花怎么比得了她......也许是这个妹子很上照也说不定......那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看，正好分辨是不是你说的，还能近距离欣赏一下。他们互相约定，突然发现我没有说话，便邀请我一起。“咳咳，我最近都要陪女友，就不去了”“哦，有家室的人了，不能在外面沾花惹草，理解理解。”看来上次用的理由还是挺成功的，属于是一箭双雕了。

今天我特意翘了下午最后一节课，早早出了校门，用昨天的工资去优衣库买了一身裙子（之前特意和老板娘说最近缺钱，一开始工资日结）。试衣间出来，身着短裙的我清秀绝伦，将这身裙子穿出了巴黎世家（误）的感觉，店员连连赞叹。我来到奶茶店，看到了那个小姐姐已经在那了。果然是没几节课的。我收拾一下，开始工作，客流量和昨天差不多。得到老板娘的批准后，我还偷闲给自己做了一杯奶茶，料加的超级超级多，闲暇之余喝上一口，美滋滋。好景不长，约莫着到了下课时分，店里的队伍慢慢增长，延伸到了店外。这什么情况？我疑惑不解，与旁边小姐姐对视，她更是一脸懵逼。我再看向店长，她对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奇怪的是，隔壁柜台的队伍在慢慢变短，而我的队伍不减反增，队伍末尾我已经看不见了，还不是有人举着手机拍照。这时我才懂了今天的反常，原来老板娘目光这么深远啊。不过我反而很欣喜，这些人在我眼里都是钱嘿嘿嘿。忙碌了很久后，抬头发现三道熟悉的身影：是舍友，他们果然来了。轮到他们，首先是鸡哥（本来没这个外号的，上次事件过后才起的），他故作淡定的点了奶茶后，假装和舍友聊天，实则偷偷撇向我。我佯装没有发现，在递奶茶的时候不小心碰触到他的手指，轻叫哎呀。鸡哥的脸瞬间涨的通红，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他这样，逃离当场，留下两个舍友在憋笑。小插曲完毕后，今天晚上过的很快。清点下工资，50+325，收获颇丰。我像老板娘道谢，她却对我十分客气：“哎呀呀小姑娘，谢我啥，还是得谢你自己啊。你瞧瞧，出落成这个水灵样，将来谁娶你有福了啊！”我满脸娇羞，小跑离开。

2 D3 G& b/ g\* Y8 f: N# o! C

回到宿舍，推门进去后才发现舍友在夜聊，好在灯熄了。隔壁床：“她那叫声好酥，我的腿都软了”“也不看看那个谁都瞬间红温了”“哈哈哈哈”我顿时明白他们在聊的什么了。“小x啊，你今天没去，真是可惜了，可悲，可叹啊”“可惜什么？人家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笑骂声逐渐停息，而我还是没睡，躺在床上刷着手机。大学贴吧里清一色是关于奶茶店的帖子，还有各种打分帖。我好奇点进去看，对于那个奶茶小妹的外貌清一色是好评，但不乏一些恶意猜测的言论。这些评论我直接无视，谁叫我是一个强大的某吧11级黄牌呢。这些小把戏只能惹得我轻蔑一笑。

就这样，我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我的银行卡余额飞速增长，同时我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宿舍，大家一般都睡了，我直接躺床上，没人会发现我的异常，早晨比他们早醒，提前穿好衣服，没有暴露的可能。说实话，住在宿舍里还是有点舒服的。这种遮遮掩掩反而令我有些兴奋，以及一丝小小的羞耻。将自己美好的一面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同时自己那一面又是别人的一个谈资，还受到了广泛的高度认可，让我很是得意。不过，你们一辈子都不会想到，你们这样yy的一个对象，和你们这些天来都共处一室呢。

& A% J  S5 S2 h  f' G

很快我便攒到了足够的钱。多处考察之后，终于租下了一套合适的房子，价格便宜，地理位置优越，环境良好。敲定后我便将各种物品都搬往新居，顺便告诉舍友。不过我留了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具体位置，不然万一某天他们不打声招呼就来造访，看到女鬼形态的我肯定会大为吃惊（其实已经看不出是女鬼了）。房子周围的风景很好，透过窗户能看见一个小湖，四周分布着假山、巨石，可供人坐下休息。

这一天的学习结束，我跟老板娘请了个假，稍作休憩。这段时间来挣的钱已经够支付两三个月的房租了，所以金钱的压力已经没那么大了。乔迁新居的第一天我得好好享受一下。进入房子，我躺倒在柔软舒适的大床上，享受着这一刻的美好。在宿舍住久了那种狭窄的小床，想伸个懒腰都费劲。如今到了这种环境，自是惬意万分。况且成为柳亦舒这么久，要么是忙碌到很晚才回去，要么就是后面舍友都回来了，我还没好好开发这具完美的躯体。我在床上细细摸索着自己的身体，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自从与本体结合，我的虚实两个境界已经能够切换自如。完全凝聚之后，我的身体同正常人没两样，体温、体重、气场完全正常，就算到大医院检查也发现不了任何问题。而如果化作虚态，又会成为真正的鬼魂，寻常人是看不到的，先前作为鬼魂拥有的能力也无一落下。我尝试这把手化作虚态，手慢慢变得半透明，然后穿透了我的胸腔。意念一动，我摸到了不停跳动的物体，原来是我的心脏。我轻轻一扯，鲜红的心脏被手攥着，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吓了一跳，呼吸有些吃力，但身体似乎并无大碍。就这样过了十几分钟，我才感觉身体十分不适，将心脏重新安了回去。暗暗感叹，这能力太过逆天，我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没了心脏还能存活这么长时间，也庆幸着捡到这具身体的幸运。我脑海中又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将我的器官取出，然后把皮物脱掉会怎么样？一股寒颤传遍我的全身，这么做搞不好我会当场毙命，我没有这么大心脏。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美好了，没必要整这些幺蛾子。一阵探索后发现，目前我身上最灵敏的三个部位就是舌头、头发和牛子。我的口腔会分泌各种功能的唾液，舌头能伸出去几米远，随意改变方向，坚硬时可以扎穿钢板。我能控制头发的增长与缩短，每一根头发的动向都能单独控制，坚韧性十足，拿剪刀也剪不开。这些头发也可化身锋利的尖刺，作为作战利器。牛子就不用说了，之前已经实际应用过很多去，我也用它开发了不少瑟瑟的玩法。我对着镜子试穿不同衣服，然后控制头发营造出一种飘逸的感觉，长至腰间的头发在我的控制下有的披散肩头，有的飘飞空中，还有的往上挺立形成一撮呆毛。我用手机记录下这些绝美时刻，并放在了网上当作给网友们的福利，这下估计很多人都会对着我的照片发情、甚至是冲呢。但又有谁会想到这么恬美的照片主角居然不是一个活人呢？更有谁会想到主人公并非女性呢？

9 ?# Z4 ~4 t$ }\* G! n# F

我一直玩到深夜。拉窗帘的时候，发现湖畔的石头上有一个红群身影。我有不好的预感，于是赶紧拉起窗帘。窗帘的背后，那道身影的头颅缓缓旋转180度，对着我已紧闭窗帘的窗户发出瘆人的冷笑。

第二天早上，我的私信被冲爆了。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本人，还有一大堆的撩妹、约炮消息，有夸赞我的外貌的，还有上来直接侮辱我的小仙女，我都没有理睬。唯一让我注意的是一个邀请，他们觉得我具有cos的天赋，希望我参加漫展的cos，还开出了很高的工资，结尾附上了单位的证明，还挺正规。我很感兴趣，与他们联系，商议过后定下一次cos1000的结果，而且服装、化妆师等都由他们提供。我欣然应允，然后他们把我交接到我所在城市的负责机构，约定第一次cos就在下周六。

9 ^9 ]. k- V\* P6 v, k2 s: Q

当天晚上我去奶茶店打最后一天的工，打完工向老板娘提出了辞职的请求。老板娘大为吃惊，极力劝阻无效下只能叹惋着看着我离开。回家路上，我一直赶紧身后有人在跟踪。经历了人化鬼，鬼化人的过程中，我的感知无比敏锐，而后的几次急转，发现后面还有人，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全过程我都没有回头，那个人也没有任何察觉，这大概就是可怕的第六感。即使有人跟踪，我却毫不在意。我没有察觉到任何灵力波动，那么肉体凡胎，又有什么资格能伤到我。不屑之下，我一如既往的淡定回家，打开淋浴，冲洗这一天的污渍。水流从我的秀发间流下，滑嫩的手指轻抚发间，无比流畅。翘嫩挺拔的双峰摸着还是那么的有手感，且没有任何下垂的迹象。水流继续流过那片神秘地带，瘙痒的感觉让我忍不住冲动......就在这时，我整个身体突然化为灵体状态，然后我的大脑才意识到原来是我本能地察觉到了危险，作出了反应。转身，看见是那个跟踪我的人，拿着一个诡异的戒指从我的后背往下划，但他只划到了空气。我一把抢下他的戒指，戴在手上。这一连串的动作实际上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的，以至于他划到最后都没发现戒指不见了。而终于意识到划的是空气的他猛然惊觉，发现手中戒指早已不见，而我不知何时已经面对着他。“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个”我晃动着手指上的戒指。他后退两步抵到墙角，我则一步一步向他逼近，直到鼻尖触碰到他的脸。他的表情由慌张转为淫笑。可恶，我才发现这样子的我与其说有压迫感，不如说更多的是诱惑，两个欧派甚至已经触碰到了他。难得这么恼火，我的脸色变青，头发散落遮住眼睛，在面部留下一块绝对的阴影。嘴角不自然的扬起，弧度越来越匪夷所思，完全不是正常人能做出的动作，牙齿也变得长且锋利。我重新逼近他，刚才的淫邪在他脸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两腿发软瘫坐下来，大叫怪物。我伸出满是口水的长舌，钻进他的嘴里，蛟龙闹海，他不停的干呕着，可是什么也呕不出来，长舌反而更深入了。穿过他的食道，我的舌头能感觉到他的各个器官。本想肆意蹂躏一番，想想这一闹他可能直接就交代了，只能作罢，将舌头收回。此时我感到一股骚味，一看他的地下湿了一片。哎，人家这么爱干净，还把我的卫生间弄的这么脏。我的脸变回正常形态，涩气地跟他说：“姐姐才不是什么怪物呢，乱说出去的话你可赔偿不了姐姐的名声哦。”说罢不顾他的反应，动手收拾这一片狼藉。

我的脸色潮红，趴在地上用抹布擦拭着卫生间的地板。正移动着，突然我的脸碰到一个硬物。仰起脸，发现他的小弟弟不知何时硬了起来，我二话不说含了上去，不断的索取着，强大的舌头逼迫他榨出自己的每一滴汁液。他想逃离，可我更加贴近了他，细软的发丝落在他的身上，挑拨的他意乱神迷。柔嫩的肌肤与他接触，让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就在此时，我用从他手上抢过来的戒指对着他的牛子划了一圈，他的牛子应声而落。他大叫一声，捂住自己的下体。看来这戒指和我的匕首功能差不多呢。我将无名指伸进他已经软下脱离的牛子，在里面探索一阵后，切口慢慢愈合，牛子逐渐变粗，但还是不大。我便将牛子含在了嘴里，舌尖摩挲，牛子慢慢充血，然后全部射进了我的嘴里。好奇怪啊，这都能射出来，不过我喜欢。我发现胀大之后我能控制牛子的射精，于是我毫无节制的往嘴里喷洒着精华，贪婪的吸食着，足足有几分钟感觉到了一时半会容纳的极限，我才停下来。我满足的舔舔嘴唇，然后强行掰开他的嘴，将他自己的牛子塞进去。“不要不要啊啊啊”后果是他自己也喝了最少一升他自己的牛奶。他一阵恶心想吐，而我用玉手捂住他的嘴巴让他吐不出来，直到完全消化了才松开。忘了这只手上还有个牛子呢，碰到他的脸他应该很难受吧嘿嘿。好了物归原主，我用戒指将牛子划下，露出我的手指。然而我没有物归原处，而是和我一样将牛子缝在了他的无名指上。“好啦，牛子还你啦，还是可以无限射精的，可比原来好多了。戒指我就留下了，不许你继续祸害他人。赶紧滚吧，不要让我再见到你。”男人听罢，四肢并用的跑出了我的房子。

8 h- ]3 o+ V; M) o( U3 ]$ S

; |) V- X+ i, O4 n9 {1 V4 ?

我注视着手上的戒指，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特别之处。应该和我的匕首差不多，只不过更方便携带。只能说男人的运气特别背遇到了我，否则还真是个不小的祸患，说不定会在本市造成人口失踪的恐慌。不过也不至于像我第一次就遇到鬼还将她反杀的传奇故事。将匕首收好，我细致的清洗这番大战后留下的痕迹，一看时间十一点五十八，我躺到床上，今天得多睡会，好好吸收刚才已经溢出的能量呢。

6 ^$ r$ m" C" j# T% c( |5 K3 e

闭着眼睛，我感觉今天的房间比之前都要阴冷一些。占据了柳亦舒的鬼体和实体后，我的感知不可谓不敏锐，我睁开双眼，只感觉一道猛烈的冷风向我吹来，似乎是一道红影从屋顶上闪到我的面前，然后没了踪影。该死，穿皮后我还没有遇到自己都看不清的情况。正想着，我突然不受控制的坐了起来，然后下床，以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向房门外走去。直到走出单元门，我的身体渐渐向湖边靠近。不好，难道要跳湖。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条河很危险，如果是正常的湖水，以我的身体素质在里面泡上几个月都不是问题，但这个湖让我感受到危险的气息。我使劲全力和我的身体对抗，感觉软绵绵的，我只能勉强抑制住这个身体的动作，使之僵持在那。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如果到了白天很多人经过，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再说，迟则生变，万一发生什么变故，后果不是我能接受的了的。大脑飞速运转，湖、红影、身体自主移动，我该不会是被上次看到的那个红裙身影附身了？她难道是个鬼，我居然没发现？但眼下只有这一种可能了。分析清楚了情况，又该怎么打破这僵持的情况呢？这个红裙女鬼附身在了我的身上，按理说应该是附身到了我这层皮物身上。如果真遇到能穿透皮物附身到我本体上的鬼，那么就可以直接等死了，这么强大的鬼我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匕首不在身边，而昨晚抢下的戒指此刻应该能派上大用场。此时只能一搏，我将全身的力气都汇聚在右手上，右手能轻微抬动，但全身其他部位由于没了我的阻挡，还是继续缓缓朝着湖边走去。得赶快，我全力支撑着右手，在我的小腿右侧一路往上划，划到臀部时，下半身泄了气，瘫倒在地，但上半身还坚持着匍匐往前。不过现在就轻松很多了，我将上半生划开，整个人都没了动静，剩下一摊皮物在地上，而我趴在地上大口喘气。不对劲，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与大地接触的坚实感？我从皮物中爬了出来，看了下自己的双臂，发现自己是灵体状态。我超了，她附身不成还把我小命给搞丢了，我现在怎么也成鬼了啊。我难过的哭泣着，却发出了女人的声音。等等，我急忙飘到湖上，看着自己的倒影：一袭红裙，黑发光洁乌亮，长至腰间，四肢修长洁白，身材火辣，胸部奇大无比 。但是，但是，没有五官，也就是说这是个无脸鬼。不过此时我就是这个无脸鬼，所以我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她的身体更加诱人。发型也是那种让人看着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学姐的样子，但我保守估计这具身体的实际年龄远不止此。如果我戴个口罩和墨镜，走在街上被人当作明星也不是没有可能。此时我看着深不可测的湖面，反而生出了一股熟悉之感，我飞进湖里，感受着湖水的滋润，一股暖流涌进我的脑海中，这是红裙女鬼的记忆。她生前是这个小区的一个女居民，以恶毒凶狠为众人所知。她喜欢乱讲闲话，造谣挑事，破坏姻缘，甚至做了一些更离谱的事。后来惹上了硬茬，舌头被拔，眼珠被挖，鼻子被削，耳朵被剪，偷偷扔进了湖里。死后滋生出无尽的怨气，化身无脸鬼，专挑年轻女生附身，落入湖中自杀，然后身体被湖水吸收，再被她吸收。需要七七四十九个身体，她能得到绝顶容颜，获得无上法力。现在已经害死了四十几个女大学生，所以身材、皮肤等已经绝佳，就差脸部了。而她生前只是个普通的四十几岁的女性，也不知道从哪里修得了这种至邪秘法。不过她运气不好遇到了我。但话说回来，要是我没有把戒指戴在手上，恐怕真的要栽在这里了，说不定还能为她提供一大截的法力，让她功法提前圆满。

从她的记忆里，我得知鬼魂都是可以附身人类的，一般不会轻易附身，但凡实力不够，遇到的人阳气极重的话，就会被反噬。换做那个活人的感觉，就是突然开了天眼，能看见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有些人会因此害怕，落下一身疾病，而有的人借此接触到方术，帮别人看命数，测未来，活得更加滋润。而这个女鬼，身前作恶无端，死后怨气暴戾，自然谁都敢附身。好在我前些日子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有了能与她的附身抗衡的能力，再加上皮戒的神奇作用，才侥幸捡回一条命。我用双手抚摸着自己的脸蛋，触感光滑柔软，娇嫩欲滴，这是献祭了十几条鲜活的年轻生命才得到的啊，我不敢想了。而那些死去的女大学生，她们的灵体也被更为强大的红裙女鬼吸收，永无再生之日，消散在这茫茫宇宙中，不可谓不凄凉。我以后是肯定不会用这具躯体做出这种丧尽天良之事的。而且这脸，虽没有五官，但配上头发，和完美的身材，却让我无比欣赏，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这样变态的爱好呢，特别是突然被我吓到的。

" z) U4 h: D# t8 l( C

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柳亦舒皮物，我回到房子。拿起皮刀对着自己划下，却只划到了空气。意念一动，红裙女鬼渐渐实体化，看来这鬼的法力也十分高强，不在柳亦舒之下，如果修炼大成，不知该有多恐怖。甚至如果只让她多吸收几个女人再来找我，这次的结局都会两极反转。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我将红裙女鬼脱下。虽说记忆中得知了她的名字，由于是个恶毒之人，且样貌平平，所以我不屑于记下她的名字，更喜欢用红裙女鬼代称她，还多了一种意境。将两套皮物平铺在床上，思考着她们的处置。柳亦舒比生前还精致的容颜，就算化成了皮物，也是无比勾人。每次穿着柳亦舒的皮囊近距离接触到男人，他们无一例外都被深深的迷住，而我现在看到，也是无法避免。我轻轻蹭着她的脸庞，不同于皮肤，皮物的独特触感更加让我兴奋。我又将手伸进皮囊的小手里，然后奖励了自己一发。牛子玩弄了十几分钟便没了力气。哎，看来失去了强化版牛子，我自己的玩起来是这么的索然无味啊。接着，我给红裙女鬼的两条腿套上黑丝，然后找来浴巾卷成筒状塞了进去。不一会儿，腿部便填充起来，线条赏心悦目。我把玩了很久，最后累的睡着了。这一睡，就睡到了中午十一点。

( \_9 q) o( v5 [

坏了，我是以本体状态睡着的，昨晚又这么累，一不小心睡了这么久，现在我都不习惯以本体生活了啊。看着床上两件皮物，思索一阵后得到了方法。与我本体最亲密接触的肯定是柳亦舒，无论是人设，接触时间，还是熟悉程度，都应该选择柳亦舒。舒服的穿上柳亦舒的皮物，感受着曼妙的躯体重新被我掌握，是如此的每秒。当然，那淫荡的黑色巨蛇早已成了柳亦舒的一部分，穿上之后，那种邪淫的感觉又惹得我十分兴奋，这还得感谢我的奇思妙想呢。然后，我继续穿红裙女鬼的皮物。那身红裙有点碍事，我便直接扒了。这次采用的是不一样的穿法。我用匕首将身体各个部位划开，先套上脚部，然后像穿裤子一样将腿部套上，过程中一直在揉捏着嫩肉。然后套上上半身，这双峰比纯洁的柳亦舒要大了很多，显得性感异常，最后是头部。虽说没有五官，但我觉得还是挺符合我xp的。

7 Z/ ?- W3 G, \

整理下身段，我发现我只能短暂的化为实体状态，虽说这红裙女鬼献祭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法力比我原先高强，但她毕竟丧失了自己的实体。维持那种正常人看不出来的半实状态，并且对于日常生活拿起物品没有影响的状态还是随随便便的。只不过如果遇到类似上次那种算命的人，就会很容易被看穿了。思考间，下体肿胀的厉害，那条黑色的长蛇桀骜的钻出，扭动着身躯。我咯咯笑着抚摸着他躁动的头颅，这家伙，穿透了两层皮出来还是这么坚挺，真是不害臊。把玩过后，我还是将其塞了回去，这东西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还是不太雅观。